

语言

〔法〕约瑟夫·房德里耶斯 著

YUYAN

YUYAN

YUYAN

YU

YAN

YUYAN

YAN

YU

商务印书馆

语 言

〔法〕约瑟夫·房德里耶斯 著

岑麒祥 叶蜚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 年·北京

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a L'histoire

par

J. Vendryes

Professeur a L'université de Paris

语 言

【法】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著

岑麒祥 叶蜚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5)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41-3/H·331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5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4 千

印张 14 1/4

定价：5.90 元

目 录

前 言.....	1
序.....	3
绪论 语言的起源.....	8

语言起源问题超出了语言学的手段；它属于人类原始史的范围。语言是人们用来进行交际的符号系统；它是一种制度，必须实现某些心理的和社会的条件才能产生。

第一编 语音

第一章 有声的物质.....	22
----------------	----

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声音在生理学上的分类和它们的主要变异。

第二章 语音系统及其演变.....	38
-------------------	----

每个说话者发出的声音构成一个系统，这系统的要素在不知不觉地、绝对地、有规则地演变着。语音定律和趋势。演化变迁和代替变迁的区别。

第三章 语音词和语象.....	59
-----------------	----

构成语音词的不同要素；它们的相互作用。语象和句子。语象实现中遇到的意外。

第二编 语法

第一章 词和形位.....	79
---------------	----

形位和义位的区别。从性质、位置、与义位的联系看形位的差别。给词下定义必须考虑形态的差异。

第二章 语法范畴.....99

主要语法范畴(性、数、时、态)的考察;语法范畴的相对性;要求语法与逻辑一致是困难的。

第三章 词的不同种类..... 128

批判常见的词类划分。名词与动词的对立。以名词句和动词句的分析为基础试作逻辑分类。心理分类法。

第四章 表情语言..... 153

语言中表情性的重要。表情的语言手段。词序。表情语言和语法语言的关系。

第五章 形态的演变..... 174

形态演化的一般特性。均一性的趋势和类比作用的过程。表情的趋势和独立词之演变为语法工具。

第三编 词汇

第一章 词汇的性质和范围..... 195

词源学。人们说话所用的词有当前的、独特的价值。词在心里怎样聚合。词的象征性。词汇中的词不可胜数。

第二章 词怎样改变意义..... 214

词的生命和多义性。意义通过特殊化和一般化而改变。建立普通语义学的条件。

第三章 概念怎样改变名称..... 238

词的语音损耗和语义损耗。禁忌和委婉法。词汇演变的社会原因。人们怎样创造新词。

第四编 语言的构成

第一章 一般语言和具体语言..... 261

语言应该脱离说话者的种族和心理状况来下定义：它是强加于同一集体所有个人的理想的语言形式。

第二章 方言和特殊语言..... 274

方言的定义，同语线和方言的界限。特殊语言的定义：隐语和宗教语言。

第三章 共同语..... 289

共同语产生于语言统一的趋势。共同语形成的不同类型。共同语相互间的关系及其与方言的关系。

第四章 语言的接触和混合..... 310

语言的接触随语言的相对价值而有不同结果。语言怎样死亡。混合语形成的条件。

第五章 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比较法..... 329

语言的亲属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连续方面和共时方面。比较法在建立语系中的价值。

第五编 文字

第一章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345

讨论文字必须对书写符号有合理的认识。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音节制和字母。

第二章 书写语言和正写法..... 361

书写语言的一般特征；它与口语的关系。正写法的灾难；它在多大程度上可加以补救。

结论 语言的进步.....	377
在语言学里不宜引入文学上的美善概念。语言各种要素的演 变永远达不到语言的持久美善。语言的演化只是社会演化的 反映。承认语言进步的假设要有什么样的保留条件。	
参考文献目录.....	394
附录.....	405
补充参考文献目录.....	418
译后记.....	444

前 言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科学院院士、巴黎大学文学院荣誉院长，他的这部著作的成就是很大的，不论在法国，还是在有译本的国家里都赢得了经久的声誉。这首先无疑是因为它的对象——语言，是人类进化最奇特的创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存在着许多关于语言的著作，要像本书这样把这个大问题表述得如此简洁、如此优雅而津津有味，那也是很少有的。这本书实际上把读者引入了语言科学的源泉。梅耶的“学生和朋友”房德里耶斯是曾经在这门宽广学科的进步里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语言学家之一。1913年，法国哲学学会曾委托古杜拉(L.Couturat)写一本关于语言的逻辑的教材，古杜拉得知房德里耶斯正在着手写这部“能适应一切需要”的著作，自动地放弃了这项计划。

语言科学处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十字路口，这门学科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对它发生足够的兴趣。语言产生于生活，产生以后又不断受到生活的哺育（亨利·贝尔^①语）。但是产生于生活，担负着全部表情任务的语言，还能容许思想作巨大的飞跃。“正如库尔诺(Cournot)所说的，在希腊人那里，同是 *λόγος* 一词就包含着语言和理性的意思。语言是具有双面效能的发明：交际

① Henri Berr, 法国著名学者，曾发起编纂《人类的进化》丛书。房德里耶斯的这本《语言》是其中的第一组第三册。贝尔曾为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译者

的工具和记载的工具,后者通过抽象和概括把认识固定在概念里,并且使它能够无限地发展……生活和思想悄悄溜进语言。死的语言好像把生物的模样保存下来的化石。活的语言把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外部影响引起的全部内心活动表达出来,虽然稍纵即逝,但可以记录成文字”(亨利·贝尔)。

我们对世界的一切认识,我们对人类心灵的一切了解,都要通过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这一切。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本书将是一个启示,它用新的观点来解释一种宝贵的工具,这工具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但只是机械地使用,对于它的奥妙和丰富性都没有意识到。

书末,在参考文献目录之后,房德里耶斯还为他的这部著作的以后继续重印写了一些附录。菲利浦·格拉乌尔(Philippe Graur)又为本版编了一个 1950 至 1968 年的补充书目。

保罗·沙卢斯

国际综合中心秘书长

附注:这部著作列入亨利·贝尔创编的《人类的进化》历史综合丛书。贝尔去世后,这套丛书归国际综合中心经营,贝尔是中心的创办人之一。

序

在一部专论人类历史的著作中^①，为语言保留的地位是毋需写一篇长序来论证的。前几册已经使读者认识到上演这部大历史剧的舞台，向他们介绍了这出戏的主要演员——拥有物质资源的人。可是人有了这些装备，如果没有语言，还是不能扮演这指定给他的角色。语言既是思想的工具，又是思想的助手，它使人意识到自己，并且和他的同类进行交际，使人类社会得以建立。我们很难想像有一种原始的状态，在那里人可以没有这一有效的行动手段。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必须有一种有组织的语言；没有语言，它是不能发展的。

语言的研究在一部普遍历史的开头虽然无可争辩地占有显著的地位，可是对于怎样介绍这种研究却可能有分歧的意见。语言是复杂的，它牵涉到各种不同的学科，会引起各类学者的兴趣。它是一种生理的行为，因为它要用到人体的好几种器官；它是一种心理的行为，因为它要有自觉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因为它要满足人们相互交际的需要；最后，它又是世界各地在非常不同的时代以极不相同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生理学家把言语器官的作用加以分类，要研究语言；心理学家

^① 指亨利·贝尔主编的《人类的进化》丛书 (*L'Evolution de l'Humanité*)。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属该丛书第一组的第三册。第一组的标题是：“导论和史前史。”——译者

分析思维的机理，考虑精神病理学的发现，要研究语言；社会学家论证社会组织对语言发展的影响，要研究语言；最后，历史学家把语言按谱系进行分类，并且确定它们的地理分布，也要研究语言。上述的每一类学者都能写出一部渗入语言学领域的书，但它的出发点是在语言学以外的，所得的结论也会超出语言学的范围。

本书作者在职业上是语言学家，他相反地想把自己只限制在语言学的范围里面。他的出发点是经验所提供的语言事实。全书的安排也是根据语言事实的分析定出的。语言学家们在语言中分出三种不同的要素：语音，语法，词汇。因此，本书的头三编将分别专门讨论这三种要素。研究是静态的，同时又是动态的，目的是要从事实中揭示隐藏的变化原因，并为第四编作好准备。这第四编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种具体的语言；它相继探讨语言的定义，语言的各种类型，语言的形成、演化和分化的途径，语言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以及最后，语言的亲属关系。我们的方法是由简到繁；例如声音事实上就比构成语言的词和句子简单。由于这样安排的结果，头几章是最富于技术性的，看来也最枯燥。作为补偿，最后几章将对没有被前几章弄得灰心丧气的读者展示出较为开阔和丰富的视野。第五编无宁是一个附录，专门讨论文字。最后，全书有两章总论框起来：一章是绪论，提出语言的起源问题，一章是结论，讨论语言进步的问题。

这样，全书的论述都围绕着语言事实这一中心铺开。书里的材料虽然多种多样，而且往往扩展到相邻的学科，但是由于作者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读者无疑会承认全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极

少的几处地方，侵入某门相邻学科领域似乎有助于补充从语言学得来的知识；作者希望这些越规的做法看来还有一点道理。总的说来，作者只限于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论述事实。他认为这是使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感到兴趣的最好办法，因为要是闯入他们的领域，那对他们无异是老生常谈。

但采用这个原则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谈语言，那简直就是要写出一部普通语言学的专著。稍为了解语言学情况的人都很清楚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业。要做得成功，必须了解一切已知的语言形式和能够运用地球上所说的一切语言。试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很可疑的。如果问题只是在活着的人当中挑选出最接近于这一理想的人物，那么语言学家们也许不难选出人来。但事实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完全实现普通语言学的规划的著作^①。

不用说，这一规划在本书也不会实现。且不提别的原因，单是作者所能利用的有限的篇幅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不敢冒这种风险。对于所研究的每个事实，他都试着看成一部尚待编写的巨大历史的零散片断。在检阅语言学的主要问题时——除非由于错误或遗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被忽视——他限于只谈一些特出的例子。这种插话式的方法可能有打散材料、割裂发展线索的缺点。作者在这里采用了一个手法来补救：跟一切有关历史和生命的事物一样，语言形成一个连续的领域，就是说，其中的现象没有明确的

^① 自从1916年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以后，这句话已不再完全确实了。但是这部在作者去世以后才问世的著作，虽然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还不是普通语言学的有系统的、完整的论述。（参看梅耶，《巴黎语言学会集刊》，第20卷，第32页。）

界限,在事实充分显露的高峰之间常有一系列不知不觉的过渡。因此,我们在发展之间安排一些自然的转折,也即由所研究事实的性质决定的转折就够了。要是贸然把整个现实全部纳入紧紧相扣的抽象的公式,那么这本书无疑将会出现严重的知识空白。现在作者用一种适合于预先选定的事实并且顺应这些事实的轮廓而展开的结构来代替完整的、棱角分明的、硬性的体系,这就能够掩盖这些空白。

这样处理,作者自诩已使他的任务有可能完成,而不因此减损读者的兴趣。他给读者的不是一部普通语言学的手册,他只想使读者了解语言学是什么,它研究哪些问题,以及已经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果。

尽管对范围作了这样的限制,执行这一任务也许有些近于暴虎凭河。促使作者决定作这一尝试的,是关心这项工作的朋友们给他的宝贵支持,他在这里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梅耶(A.Meillet)先生,他曾鼓励作者从事这件工作,不辞劳苦校阅原稿,并和作者讨论了不少提出的问题;读者无疑会看出他的影响的痕迹。另一位同事和朋友布洛克(Jules Bloch)先生也同样阅读过全稿,对作者提出了许多意见,使他受益不浅。最后,作者还要感谢语言学会的可敬的同事德拉福斯(Delafose),德尼(Deny),戈德弗劳阿-德蒙比涅斯(Gaudefroy-Demombynes),伊萨铎尔(Isadore),雷维(Lévy),雷维-勃吕尔(Lévy-Bruhl)和伯希和(Pelliot)诸先生。由于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好几章都充实了第一手资料。有些论点承他们的盛意作出贡献,使本书获得了一种精确性,这必须全部归功于他们。但从总体看,如果本书还有未尽妥善的地方,这

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房德里耶斯

1914年7月于梅隆

附记：本书原稿完成于1914年，但直到1920年才交付印刷。拖延的原因是几年来发生的事件就足以说明的，无需剖白。但是我必须提醒读者，这部书已经是七年前的旧作。全书的安排事实上并没有更动，作者只是对某些细节作了若干修正。在这方面，他曾得到莫里斯·马尔坦（Maurice Martin），恩纳斯脱·马克思（Ernest Marx）和亨利·格拉班（Henri Grappin）诸先生的帮助，在这里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绪论 语言的起源^①

说语言的起源问题不是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总是会使人感到惊讶。但这确实是一句真话。近百年来，大多数论述语言起源的作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能走入歧途。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从语言学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仿佛人类语言的起源就是种种具体语言的起源^②。

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他们借助于已发现的最古文献来探溯这些语言的历史。但是在这历史中不论追溯到多么遥远，他们所碰到的始终只是一些已经高度发达的语言，这些语言的背后还有我们毫无所知的漫长的过去。认为通过现存语言的比较可以重建出一种原始语言，这是幻想。比较语法的创始人从前也许有过这种幻想^③，但久已被人们放弃。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历史，参看 Borinski, CXLVI, PP.3-20；又参看 Jespersen, CXXXIV, PP.328-65。这个问题有完整的文献。可以代表过去主要方向或主要阶段的主要著作有：J.-J. Rousseau, *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遗著)；Herder, *Geburt der Sprache mit der ganzen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Kräfte*, 1770；J.Grimm. *Ue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1851；Steinthal, *Ursprung der Sprache in Zusammenhang mit den letzten Fragen alles Wissens*, 1851 (第4版, 1885)；Renan, CX。

② 法语区分 langage 和 langue,前者是人类语言的通称，后者指法语、汉语等种种具体的语言。这两个词在汉语里一般都译成“语言”，必要时区分为“人类语言”和“具体语言”——译者

③ 特别是 Franz Bopp, CXLV；参看 Delbrück, CLIII, P.2 和 V. Thomsen, CCXLI。又参看 Whitney, CXLI。

有些语言可以追溯的历史比另一些语言古老。有些近代的语言，我们可以知道它们的两千多年以前的古代形式。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语言，即人们有时所称的“母语”，它们本身也没有什么原始的地方。它们尽管和近代的语言很不相同，也只能使我们知道语言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告诉我们语言是怎样创造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从野蛮人的语言也得不到什么消息。野蛮人并非原始人，尽管往往有人滥用原始人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他们的语言有时和我们的最复杂的语言同样复杂，但是也有一些简单到连我们的最简单的语言也望尘莫及。这两类语言看来都是演变的结果，我们对它们的出发点毫无所知。如果说在所谓开化民族的语言和野蛮人的语言之间有什么差别，那是在于所要表达的观念，而不是在于表达本身。野蛮人的语言对于我们想知道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很有用的^①，但不能告诉我们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是什么模样。

我们也许会求助于儿童的语言^②。这种尝试也徒劳无益。儿童只能使我们知道一种有组织的语言是怎样获得的，不能使我们窥知语言最初发展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情况。我们观察一个儿童怎样努力重复他从成年人那里听来的说话，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语言

① Lévy-Bruhl, XCVIII, P.76 及以下。

② 关于儿童的语言，特别参看 Clara 和 William Stern 的 *Die Kindersprache*, Leipzig (1907)。又参考 Meumann, *Die Sprache des Kindes*, Zürich (1903) (*Abhandlung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Sprache in Zürich*)。Ch. Roussey, “Notes sur l'apprentissage de la parole chez un enfant,” VII (1899 和 1900)；M. Grammont, “Observations sur le langage des enfants,” XCIX, PP. 61-82。O. Bloch, “Notes sur le langage d'un enfant,” VI, XVIII, P. 3)；J. Ronjat, *Le développement du langage observé chez un enfant bilingue*, Paris (1913)。

变化原因的启示。但是儿童只能交还别人借给他的东西；他只运用周围的人所提供给他要素，用这些要素组合成自己的词和句子。他所做的是一种模仿的工作，而不是创造的工作，排除任何自发性。他带进语言中的创新是出乎无意的；那是由一种满足于“大概”的天生的惰性所产生的结果，并非出于任何具有创造能力的意志。

所以，不管人们所知道的是最古的语言，野蛮人的语言，或者儿童学说的语言，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始终只是一种经过无数代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辛勤准备好的、久已构成的有机体。语言的起源问题仍然在他的权能范围之外。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它属于原始人类史管辖的范围。语言是随着人脑的发达和社会的建立而逐渐创造的。我们说不出人类开始说的话是什么样，但是可以试图确定使人们能够说话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心理的，同时又是社会的。

人们对语言所能下的最一般的定义是一种符号系统^①。因此，研究语言的起源就意味着探究人类自然而然地具有什么样的符号，以及人类怎样开始使用这些符号。

所谓符号 (signe) 在这里应该理解为能被人们用来互相交际的任何象征 (symbole)。符号可以有不同性质，因此语言也有好几种。任何感觉器官都可以用来创造一种语言。有嗅觉语言和触觉语言，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只要有两个人同意把一定意义赋予某种行为，并作出这种行为来互相交际，就有一种语言。在衣服

^① B.Leroy, LXXXVII.